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尹文子

附校勘記

逸文

尹文撰

錢熙祚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子 文 尹

文逸記勘校附

撰 文 尹

校 祚 熙 錢

書 叢 本 基 學 國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
尹文子
附校勘記逸文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撰者 尹文

校者 錢熙祚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◆ E 七〇四

翁

(本書校對者童振福)

原序

尹文子者。蓋出於周之尹氏。齊宣王時。居稷下。與宋鉞、彭蒙、田駢同學於公孫龍。公孫龍稱之。著書一篇。多所彌綸。莊子曰。不累於物。不苟於人。不忤於衆。願天下之安寧。以活於民命。人我之養。畢足而止之。以此白心。見侮不辱。此其道也。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。大較刑名家也。近爲誣矣。余黃初末。始到京師。繆熙伯以此書見示。意其玩之。而多脫誤。聊試條次。撰定爲上下篇。亦未能究其詳也。山陽仲長氏撰。

四庫全書提要

尹文子一卷。周尹文撰。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。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。文獻通考作二卷。此本亦題大道上篇。大道下篇。與序相符。而通爲一卷。蓋後人所合併也。莊子天下篇以尹文、田駢並稱。顏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。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。顏蓋據此。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。殆宣王時人。至湣王時猶在歟。其書本名家者流。大旨指陳治道。欲自處于虛靜。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。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。周氏涉筆。謂其自道以至名。自名以至法。蓋得其真。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。其言誠過。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。然似孫以儒理繩之。謂其淆雜。亦爲未允。百民爭鳴。九流並列。各尊所聞。各行所知。自老莊以下。均自爲一家之言。讀其文者。取其博辨闡肆足矣。安能限以一格哉。序中所稱熙伯。蓋繆襲之字。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。李獻臣以爲仲長統。然統卒于建安之末。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。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。未免附會矣。

尹文子

周 尹文 撰

大道上

大道無形。稱器有名。名也者。正形者也。形正由名。則名不可差。故仲尼云。必也正名乎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也。大道不稱。衆有必名。生于不稱。則羣形自得其方圓。名生于方圓。則衆名得其所稱也。大道治者。則名法儒墨自廢。以名法儒墨治者。則不得離道。老子曰。道者。萬物之奧。善人之寶。不善人之所寶。是道治者。謂之善人。藉名法儒墨者。謂之不善人。善人之與不善人。名分_{扶間切}離。不待審察而得也。道不足以治。則用法。法不足以治。則用術。術不足以治。則用權。權不足以治。則用勢。勢用則反權。權用則反術。術用則反法。法用則反道。道用則無爲而自治。故窮則微_{吉弔切}。終微終則反始。始終相襲。無窮極也。有形者必有名。有名者未必有形。形而不名。未必失其方圓。白黑之實。名而不可不尋。名以檢其差。故亦有名以檢形。形以定名。名以定事。事以檢名。察其所以然。則形名之與事物。無所隱其理矣。名有三科。法有四呈。一曰命物之名。方圓白黑是也。二曰毀譽之名。善惡貴賤是也。三曰況謂之名。賢愚愛憎是也。一曰不變之法。君臣上下是也。二曰齊俗之法。能鄙同異是也。三曰治衆之法。慶賞刑罰是也。四曰平準之法。律度量是也。術者。人君之所密用。羣下不可妄窺。勢者。制法之利器。羣下不可妄爲。人君有術。而使羣下得窺。非術之奧者。有勢。使羣下得爲。非勢之重者。大要在乎先正名分。使不相侵雜。然後術可秘。勢可專。名者。名

形者也。形者應名者也。然形非正名也。名非正形也。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。不可相亂。亦不可相無。無名故大道無稱。有名故名以正形。今萬物具存。不以名正之。則亂。萬名具列。不以形應之。則乖。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。善名命善。惡名命惡。故善有善名。惡有惡名。聖賢仁智命善者也。頑嚚凶愚命惡者也。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。未之或盡也。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。亦未或盡也。使善惡盡然有分。雖未能盡物之實。猶不患其差也。故曰名不可不辨也。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。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。用彼而失。失者由名分混。得者由名分察。今親賢而疎不肖。賞善而罰惡。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。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。我之與彼又復一名。名之察者也。名賢不肖爲親疎。名善惡爲賞罰。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。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。語曰好虛切牛。又曰不可不察也。好則物之通稱。牛則物之定形。以通稱隨定形。不可窮極者也。設復言好馬。則復連于馬矣。則好所通無方也。設復言好人。則彼屬于人矣。則好非人人非好也。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。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。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。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。終身各有好惡。而不能辯其名分。名宜屬彼。分宜屬我。我愛白而憎黑。韻商而舍徵。好膾而惡焦。嗜甘而逆苦。白黑商徵膾焦甘苦彼之名也。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。定此名分。則萬事不亂也。故人以度審長短。以量受多少。以衡平輕重。以律均清濁。以名稽虛實。以法定治亂。以簡治煩惑。以易御險難。以萬事皆歸于一。百度皆準于法。歸一者簡之至。準法者易之極。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。同其治也。天下萬事不可備能。責其備能于一人。則賢聖其猶病諸。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。左右前後之宜。遠近遲疾之間。必有不兼者。

焉。苟有不兼于治闕矣。全治而無闕者。大小多少。各當_切其分。農商工士。不易其業。老農長商。習工舊士。莫不存焉。則處上者何事哉。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。君子弗言。有能而無益于事者。君子弗爲。君子非樂有言。有益于治。不得不言。君子非樂有爲。有益于事。不得不爲。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。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陣。周務而已。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。小人必言事外之能。小人亦知言損于治。而不能不言。小人亦知能損於事。而不能不爲。故所言者極于儒墨。是非之辯。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_{口浪切}之行。求名而已。故明主誅之。古語曰。不知無害于君子。知之無損于小人。工匠不能無害于巧。君子不知無害于治。此信矣。爲善使人不能得從。此獨善也。爲巧使人不能得從。此獨巧也。未盡善巧之理。爲善與衆行之。爲巧與衆能之。此善之善者。巧之巧者也。所貴聖人之治。不貴其獨治。貴其能與衆共治。貴工倕_{音垂}之巧。不貴其獨巧。貴其能與衆共巧也。今世之人。行欲獨賢。事欲獨能。辯欲出羣。勇欲絕衆。獨行之賢。不足以成化。獨能之事。不足以周務。出羣之辯。不可爲戶說。絕衆之勇。不可與征陣。凡此四者。亂之所由生。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。立法以理其差。使賢愚不相棄。能鄙不相遺。則能鄙齊功。賢愚不相棄。則賢愚等慮。此至治之術也。名定則物不競_{夫問切}。明則私不行。物不競。非無心。由名定。故無所措其心。私不行。非無欲。由分明。故無所措其欲。然則心欲人人有之。而得同于無心。無欲者。制之有道也。田駢_{蒲眠切}曰。天下之士。莫肯處其門庭。臣其妻子。必遊官諸侯之朝者。利引之也。遊于諸侯之朝。皆志爲卿大夫。而不擬于諸侯者。名限之也。彭蒙曰。雉兔在野。衆人逐之。分未定也。雞豕滿市。莫有志者。分定故也。物奢則仁智相屈。分定則貪鄙不爭。圓者之轉。非能轉而轉。不得不轉也。方者之止。非能止而止。不得不止也。因

圓之自轉。使不得止。因方之自止。使不得轉。何苦物之失分。故因賢者之有用。使不得不用。因愚者之無用。使不得用。用與不用。皆非我用。因彼所用與不可用。而自得其用。奚患物之亂乎。物皆不能自能。不知自知。智非能智。而智。愚非能愚。而愚。好非能好。而好。醜非能醜。而醜。夫不能自能。不知自知。則智好何所貴。愚醜何所賤。則智不能得夸。愚好不能得嗤。醜此爲得之道也。道行于世。則貧賤者不怨。富貴者不驕。愚弱者不慤。實涉切智勇者不陵。定于分也。法行于世。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。富貴者不敢陵貧賤。愚弱者不敢冀智勇。智勇者不敢鄙愚弱。此法之不及道也。世之所貴。同而貴之。謂之俗。世之所用。同而用之。謂之物。苟違于人。俗所不與。苟忤。支義切於衆。俗所共去。故心皆殊。而爲行若一。所好各異。而資用必同。此俗之所齊。物之所飾。故所齊不可不慎。所飾不可不擇。昔齊桓好。許浩切衣紫。闔境不鬻異采。楚莊愛細腰。一國皆有饑色。上之所以率下。乃治亂之所由也。故俗苟沴。必爲治以矯之。物苟溢。必立制以檢之。累力僞切于俗。飾于物者。不可與爲治矣。昔晉國苦奢。文公以儉矯之。乃衣不重帛。食不異肉。無幾時。人皆大布之衣。脫粟之飯。越王句踐謀報吳。欲人之勇。路逢怒蛙。而軾之。比及數年。民無長幼。臨敵雖湯火不避。居上者之難。如此之驗。聖王知人情之易動。故作樂以和之。制禮以節之。在下者不得用其私。故禮樂獨行。禮樂獨行。則私欲寢廢。私欲寢廢。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。若使遭賢則治。遭愚則亂。是治亂係于賢愚。不係于禮樂。是聖人之術。與聖主而俱歿。治世之法。逮易世而莫用。則亂多而治寡。亂多而治寡。則賢無所貴。愚無所賤矣。處名位。雖不肖下。愚物不疏。音疎己親。疏係乎勢利。不係于不肖與仁賢。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。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。今天地之間。不肖實衆。仁賢實寡。趨利之情。不肖特厚。廉恥之情。仁賢偏多。今

以禮義招仁賢。所得仁賢者。萬不一焉。以名利招不肖。所得不肖者。觸地是焉。故曰。禮義成君子。君子未必須禮義。名利治小人。小人不可無名利。慶賞刑罰。君事也。守職效能。臣業也。君科功黜陟。故有慶賞刑罰。臣各慎所務。故有守職效能。君不可與臣業。臣不可侵君事。上下不相侵。與謂之名正。名正而法順也。接萬物使分別。海內使不雜。見侮不辱。見推不矜。禁暴息兵。救世之嗣。此仁君之德。可以爲主矣。守職分使不亂。慎所任而無私。飢飽一心。毀譽同慮。賞亦不忘。罰亦不怨。此居下之節。可爲人臣矣。世有因名以得實。亦有因名以失實。宣王好射。說悅音人之謂己能用強也。其實所用不過三石。以示左右。左右皆引試之中。關而止。皆曰。不下九石。非大王孰能用是。宣王悅之。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。而終身自以爲九石。三石實也。九石名也。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。齊有黃公者。好謙卑。有二女。皆國色。以其美也。常謙辭毀之。以爲醜惡。醜惡之名遠布。年過而一國無聘者。衛有鰥夫。時冒娶之。果國色。然後曰。黃公好謙。故毀其子不姝美。于是爭禮之。亦國色也。國色實也。醜惡名也。此違名而得實矣。楚人擔山雉者。路人問何鳥也。擔雉者欺之曰。鳳凰也。路人曰。我聞有鳳凰。今直見之。汝販之乎。曰。然則十金。弗與。請加倍。乃與之。將欲獻楚王。經宿而鳥死。路人不遑惜金。惟恨不得以獻楚王。國人傳之。咸以爲眞鳳凰。貴欲以獻之。遂聞楚王王。感其欲獻于己。召而厚賜之。過于買鳥之金十倍。魏田父有耕于野者。得寶玉徑尺。弗知其玉也。以告鄰人。鄰人陰欲圖之。謂之曰。怪石也。畜之勿利其家。弗如一復之。田父雖疑。猶錄以歸。置于廡音下。其夜玉明。光照一室。田父稱家大怖。普故切復以告鄰人。曰。此怪之徵。過切市專棄殃可銷。于是遽而棄于遠野。鄰人無何盜之。以獻魏王。魏王召玉工相之。玉工望之。再拜而立。敢賀曰。王得此天下之寶。臣未嘗見。王問價。

玉工曰。此玉無價。以當之。五城之都。僅可一觀。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。長食上大夫祿。凡天下萬里。皆有是非。吾所不敢誣。是者常是。非者常非。亦吾所信。然是雖常是。有時而不用。非雖常非。有時而必行。故用是而失。有矣。行非而得。有矣。是非之理不同。而更興廢。翻爲我用。則是非焉在哉。觀堯舜湯武之成。或順或逆。得時則昌。桀紂幽厲之敗。或是或非。失時則亡。五伯之主亦然。宋公以楚人戰于泓。烏宏切公子目夷曰。楚衆我寡。請其未悉濟而擊之。宋公曰。不可。吾聞不鼓不成列。寡人雖亡國之餘。不敢行也。戰敗。楚人執宋公。齊人弑襄公。立公孫無知。召忽。夷吾。奉公子糾奔魯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既而無知被殺。二公子爭國。糾宜立者也。小白先入。故齊人立之。既而使魯人殺糾。召忽死之。徵夷吾以爲相。晉文公爲驪姬之譖。出亡十九年。惠公卒。賂秦以求反國。殺懷公子而自立。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。二君不正。霸業遂焉。己是而舉世非之。則不知己之是。己非而舉世是之。亦不知己所非。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。非己所獨了。則犯衆者爲非。順衆者爲是。故人君處權乘勢。處所是之地。則人所得非也。居則物尊之。動則物從之。言則物誠之。行則物則之。所以居物上。御羣下也。國亂有三事。年飢民散。無食以聚之。則亂。治國無法。則亂。有法而不能用。則亂。有食以聚民。有法而能行。國不治。未之有也。

大道下

仁義禮樂名法刑賞。凡此八者。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。故仁以道之。義以宜之。禮以行之。樂以和之。名以正之。法以齊之。刑以威之。賞以勸之。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。亦所以生偏私。義者所以立節行。亦所以成華僞。禮者所以行恭謹。亦所以生惰慢。樂者所以和情志。亦所以生淫放。名者所以正尊卑。亦所以生矜

篡法者。所以齊衆異。亦所以乖名分。刑者。所以威不服。亦所以生陵暴。賞者。所以勸忠能。亦所以生鄙爭。凡此八術。無隱于人。而常存于世。非自顯于堯湯之時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。用得其道。則天下治。失其道。則天下亂。過此而往。雖彌綸天地。籠絡萬品。治道之外。非羣生所餐挹。聖人錯而不言也。凡國之存亡。有六微。有衰國。有亡國。有昌國。有彊國。有治國。有亂國。所謂亂亡之國者。凶虐殘暴。不與焉。所謂彊治之國者。威力仁義。不與焉。君年長多媵。以證切少子孫疏宗族。衰國也。君寵臣。臣愛君。公法廢。私欲行。亂國也。國貧。小家富。大君權輕。臣勢重。亡國也。凡此三微。不待凶惡殘暴而後弱也。雖曰見存。吾必謂之亡者也。內無專寵。外無近習。支庶繁。字長幼。不亂。昌國也。農桑以時。倉廩充實。兵甲勁利。封疆修理。彊國也。上不勝其下。下不犯其上。上下不相勝犯。故禁令行。人人無私。雖經險易。而國不可侵。治國也。凡此三微。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。雖曰見弱。吾必謂之存者也。治主之興。必有所先誅。先誅者。非謂盜。非謂姦。此二惡者。一時之大害。非亂政之本也。亂政之本。下侵上之權。臣用君之術。心不畏時之禁。行不軌時之法。此大亂之道也。孔丘攝魯。相七日而誅少。失照切正卯。門人進問曰。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。夫子爲政而先誅。得無失乎。孔子曰。居。吾語^{牛據}汝其故。人有惡者五。而竊盜姦私不與焉。一曰心達而險。二曰行僻而堅。三曰言僞而辯。四曰彊記而博。五曰順非而澤。此五者。有一于人。則不免君子之誅。而少正卯兼有之。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。言談足以飾邪榮衆。彊記足以反是獨立。此小人雄桀也。不可不誅也。是以湯誅尹。諸。文王誅潘正。太公誅華士。管仲誅付里乙。子產誅鄧析。史付。此六子者。異世而同心。不可不誅也。詩曰。憂心悄悄。慍于羣小。小人成羣。斯足畏也。語曰。佞辯可以熒惑鬼神。曰鬼神聰明正直。孰曰熒惑者。曰鬼神誠不

受熒惑。此尤佞辯之巧。靡不入也。夫佞辯者。雖不能熒惑鬼神。熒惑人明矣。探人之心。度人之欲。順人之嗜好。而不敢逆。納人于邪。惡而求其利。人喜聞己之美也。善能揚之。惡聞己之過也。善能飾之。得之於眉睫之間。承之于言行之先。語曰。惡紫之奪朱。惡利口之覆邦家。斯言足畏。而終身莫悟。危亡繼踵焉。老子曰。以政治國。以奇用兵。以無事取天下。政者名法是也。以名法治國。萬物所不能亂。奇者權術是也。以權術用兵。萬物所不能敵。凡能用名法權術。而矯抑殘暴之情。則己無事焉。己無事。則得天下矣。故失治則任法。失法則任兵。以求無事。不以取彊。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。老子曰。民不畏死。如何以死懼之。凡民之不畏死。由刑罰過。刑罰過。則民不賴其生。生無所賴。視君之威末如也。刑罰中。則民畏死。畏死由生之可樂也。知生之可樂。故可以死懼之。此人君之所宜執。臣下之所宜慎。田子讀書曰。堯時太平。宋子曰。聖人之治。以致此乎。彭蒙在側。越次答曰。聖法之治。以至此。非聖人之治也。宋子曰。聖人與聖法。何以異。彭蒙曰。子之亂名甚矣。聖人者。自己出也。聖法者。自理出也。理出于己。己非理也。己能出理。理非己也。故聖人之治。獨治者也。聖法之治。則無不治矣。此萬物之利。唯聖人能該之。宋子猶惑。質于田子。田子曰。蒙之言然。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。少子曰歐。盜出行。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。吏聞因縛之。其父呼歐喻吏。遽而聲不轉。但言歐歐。吏因歐之。幾殲。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。音博字犬曰善噬。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。長者怪而問之。乃實對。于是改之。賓客往復。鄭人謂玉末理者爲璞。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。周人懷璞。謂鄭賈曰。欲買璞乎。鄭賈曰。欲之。出其璞視之。乃鼠也。因謝不取。父之於子也。令有必行者。有必不行者。去貴妻。賣愛妾。此令必行者也。因曰。汝無敢恨。汝無敢思。令必不行者也。故爲人上者。必慎所令。凡人富則不

羨爵祿。貧則不畏刑罰。不羨爵祿者。自足于己也。不畏刑罰者。不賴存身也。二者爲國之所甚。而不知防之之術。故令不行而禁不止。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。則無以爲治。無以爲治。是人君虛臨其國。徒君其民。危亂可立而待矣。今使由爵祿而後富。則人必爭盡力于其君矣。由刑罰而後貧。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。故古之爲國者。無使民自貧富。貧富皆由于君。則君專所制。民知所歸矣。貧則怨人。賤則怨時。而莫有自怨者。此人情之大趣也。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。而一槩非之。亦有可矜者焉。不可不察也。今能同算鈞。而彼富我貧。能不怨。則美矣。雖怨。無所非也。才鈞智同。而彼貴我賤。能不怨。則美矣。雖怨。無所非也。其敝在于不知乘權藉勢之異。而雖曰智能之同。是不達之過。雖君子之郵。亦君子之怒也。人貧則怨人。富則驕人。怨人者。苦人之不祿。施于己也。起于情所難安。而不能安。猶可恕也。驕人者。無苦而無故驕人。此情所易制。而弗能制。弗可恕矣。衆人見貧賤。則慢而疎之。見富貴。則敬而親之。貧賤者。有請賕于己。疎之可也。未必損己。而必疎之。以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。富貴者。有施與己。親之可也。未必益己。而必親之。則彼不敢親我矣。三者獨立。無致親致疎之所。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。故謂之大惑焉。窮獨貧賤。治世之所共矜。亂世之所共侮。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。是治之一事也。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。亦是亂之一事也。每事治則無亂。亂則無治。視夏商之盛。夏商之衰。則其驗也。貧賤之望富貴甚微。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。夫富者之所惡。貧者之所美。貴者之所輕。賤者之所榮。然而弗酬。弗與同苦樂故也。雖弗酬之于我。弗傷。今萬民之望人君。亦如貧賤之望富貴。其所望者。蓋欲料長幼。平賦斂。時其飢寒。省其疾痛。賞罰不濫。使役以時。如此而已。則於人君弗損也。然而弗酬。弗與同勞逸故也。故爲人君不

可弗與民同勞逸焉。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。人君不可不酬萬民。不酬萬民。則萬民之所不願戴。所不願戴。則君位替矣。危莫甚焉。禍莫大焉。

尹文子校勘記

漢志尹文子一篇。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析爲上下篇。故隋志有二卷。與今道藏本合。然唐人引尹文子多。今本所無。反覆尋繹。疑脫簡並在下篇。惜割裂太甚。零章剩句。無可位置。今依四庫本。仍合爲一卷。別附札記。以俟世有仲長氏其人者當審定焉。熙祚識。

原序

畢足而止之。藏本無之字。與莊子天下篇合。意其玩之。藏本其作甚。

大道上

不善人之所寶。老子寶作保。勢用則反。權容齋續筆引。作語曰好牛。又曰不可不察也。又曰二字。衍當十九引。故人以度審長短。故字誤。羣書以量受多少。與二字。藏本倒。以簡治煩惑。藏本治。依御覽八百九此。文刪。故人以度審長短。治要引。作古。以量受多少。與治要合。以字誤。明吉府本。與治要合。制以萬事皆歸于一。依治要刪。如此頑嚚聾瞶。下則字。可以察慧聰明。以字誤。明吉府本。與治要合。同其治也。治要引。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。能治要引。作則農商工士。藏本士。作則處上者何事哉。治要者。君子弗言。卑政篇弗作不。與君子弗爲。長短經。弗治要合。君子弗爲。字亦作不。弗故明主不爲。此二字。誤。當依治要。作任之。云治外之理。小人必言事外之能。此處有脫文。當依治要。作不能。不言小人之理。小人之所必言。事與此相對。爲小人之所必爲。觀下文云。小人亦知言損于治。治要引。損上多。古語曰。首有故。字不知無害于君子。治要引。此信矣。治要引。爲善使人不能得從。此獨善也。爲巧使人不能得從。此獨巧也。未盡善巧之理。人不能得從。爲巧使人

